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**編號：**

參賽類別	**□小說組　□散文組　☑新詩組**
作品名稱	**紙祭**

我是從渾水裡來的。
麻、樹皮、破布搗成介於灰與白之間的顏色。
還沒有文字。我只是對承接的渴望。

第一個觸碰我的不是墨，是一滴淚。
抄經人在落筆前想起死去的母親。
淚滲進纖維，從此決定我的命運——
同時承接神諭與詛咒，情詩與判決書，
文明的搖籃與裹屍布。

曾被小手摺成鶴。從三樓窗口以介於飛與摔之間的姿勢墜落。
那是我第一次旅行——不是被閱讀，是被放手。
在下落的幾秒裡學到第一課：輕也可以是一種沉重。

多年後被鋪在紅木案上。
握住我的手指整齊，指節有力，受過正確出賣的訓練。
行書極美，字的骨架像受刑仍保持優雅排列的人體。
但內容滲血：「查某某，曾有反動言論.....」

我顫抖。墨汁滲進纖維像毒藥滲進地下水域。
想撕碎自己，但紙沒有肌肉，紙沒有嘴，紙只能承受。
承受一個名字被寫上，
承受名字背後的一家人消失在某扇鐵門後面的冬天。
那夜被編號，歸檔，鎖進無窗鐵櫃。
那夜才知道：潔白不是無辜。是共犯。

然後杜甫來了。
袍子上到處是墨漬，袖子破了露出風裂的皮膚。
沒有桌子。把我鋪在膝蓋上，被雷劈過的槐樹下。
墨很淡，他一直在加水，想用有限墨換更多字：
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」
那些字帶著他凹陷的體溫，我纖維的顫抖，大唐正在下沉的重量。

多希望我是一封家書。
可以被摺起塞進信差包袱，騎上還能跑的馬，
越過戰火與饑荒，抵達他妻子在月光下顫抖的手中。
但我不是。詩永遠寄不到真正想去的地方。
只記住了那天的風，槐樹葉落在右上角，像不需要回覆的印章。

見過太多火光。我在火中蜷曲像嬰兒回到子宮——
先變黃，再變黑，最後變輕。
兄弟們都消失了：永樂大典散佚頁，亞歷山大目錄卡，給獨裁者的未送信。
我活下來，帶著焦邊與水漬，被遺忘在老人床底鐵盒。
不是幸運，是刑罰——必須記住所有被燒掉的同胞，
每一個字，每一句，每一個被刪除的名字。

最後一個使用我的人不識字。
從舊貨攤用三枚銅板買回去，包了一顆青澀的梨。
「這樣它會變軟。」然後連同梨放進米缸。

在完全的黑暗中，在米的氣味裡，與梨一起腐爛。
纖維化入果肉，甜分滲進紋理，
變成無法分類的物質——不是紙，不是果實，
是時間消化自己時分泌的蜜。

米缸打開那天，不會有人認出我，
不會有人讀到血書與情詩、烽火與槐樹葉。
但我完成了最後的任務：
用被反覆書寫與焚燒過的身體，軟化了一顆梨，
使它從酸澀變成老太太和孫子在午後光裡安靜吃掉的甜。

我的救贖從來不是被記住。
是被用完，被弄髒，被丟棄，
在米缸底部與成熟的梨一起，
把全部歷史、全部名字、全部火光，發酵成來年的春天。